清史纂修

目前清史工程中档案的利用

邹爱莲

档案是修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次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工程伊始，编纂委员会就把档案文献利用放在了重要位置。2003年 4月，成立了档案组，专门负责全国清代档案的调研、整理、公布等工作。现在清史纂修工程已经进入主体项目交稿审稿阶段，档案文献等基础项目也大都已经结项。那么档案实际利用状况如何，有那些经验和问题，还有那些档案应该利用，对此，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总结。本文谨根据自己对清史工程全国档案立项情况和专家利用档案情况的了解略做论述，以期对清史修纂专家和关注清史工程人士在档案利用上有所帮助和了解。

一、目前清史工程档案立项整理状况及特点

1、目前档案立项整理状况

清史工程档案整理立项，主要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中央各部院档案和全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所存清代地方衙门及民间文书档案两大部分。到 2008年底，编纂委员会共组织全国清代档案保存单位立项整理档案 30项约 200万件。同时编辑档案史料 12项 14万件约 300余册。截至 2009年 9月底已结项 23项，完成整理档案约 170万件，形成档案目录 700余册。已经出版 6种 111册。

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申报了 14批 31个清代档案立项项目，涉及档案约 200余万件。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立项 18个，总计约 174万件。主要有：《军机处录副奏折》619103件；《宫中朱批奏折》427261件；《军机处电报档》39360件；《军机处随手档》73300件；《内阁户科题本》225561件；《内阁刑科题本》婚姻家庭、土地债务档 242000件；《内阁满文寄信档》4309件；《军机处满文熬茶档》232件；《清代灾赈档史料汇编》46651件；《直隶、山东雨雪粮价及收成分数折单》15834件，《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7000件等。在上述立项项目中，已经完成整理、著录及数字化并按合同期限结项的有 16项，档案总数约 150万件。

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共申报 13批 24个项目，批准立项 12个，涉及档案约 26万件。主要有：《清代顺治至同治朝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61754件，《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1500件，《清代四川省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巴县衙门档案》70950件，《清代喀喇沁左翼蒙古档案译文选编》3336件，《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2050件，《清代阿拉善霍硕特旗历史档案》20083件，《清代徽州社会史料档案汇编》21411件，《清代青海省循化厅档案史料汇编》20471件，《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7841件，《清代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7000件等。上述项目中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翻译项目 5个，约 700万字。对这 22万

[收稿日期] 2009 - 11 - 15
[作者简介] 邹爱莲 (1955—)，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北京 100030

件清代地方档案，拟在全部数字化的基础上，再选择出版 11500件。截至 2009年 9月底已结项 7项，完成整理档案约 20万件。

2、档案立项特点

由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是一个严谨、科学的工程，周期长，参与的专家多，专家又分散在全国各地。这样，利用档案不仅人多而且数量大。清代档案分存全国各地，档案保存状况不一，整理基础参差不齐，各单位以往开放利用程度不同，开放方法要求也不同。为既能保证各地专家利用，又能在整理利用的过程中加强对档案的安全管理，我们在这次档案整理利用中采取了比过去的一般利用更加特殊的要求与方式。主要特点有三：

第一，在档案内容选择上，以围绕清史主体工程需要为主，同时注重抢救珍稀档案。

清史主体工程需要的档案，主要是清朝中央级档案中的“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内阁题本”。这三部分档案是清代中央政府官文书的三大支柱，是纂修清史应该尽力查阅的档案，所以就是档案立项的重点。清代奏折产生于康熙朝，最初是经皇帝特许的官员密报各地情况的秘密文书。后来使用范围扩大，成为清代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公文。皇帝往往将自己的意见用朱笔直接批写在奏折上。它与来自传闻或事后追记的史料文献完全不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部分档案的时间从康熙朝至宣统朝，内容包括清朝全国内政、军务、农业、水利、商业贸易、交通运输、法律、天文地理等等。军机处录副奏折是清代中央各部院官员及地方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后，由军机处抄录存案备查的副本，亦称“月折”。军机处录副奏折虽然是朱批奏折的抄本，但由于比朱批奏折保存得完整、系统，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军机处录副奏折极为重视，利用率较高。它可以和朱批奏折互相印证、补充。清内阁题本是清朝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日常例行政务的文书之一。凡属国家庶政，如举劾官员、兵马钱粮、刑名命盗案件等例行公务，都用该文书。题本分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共六科，档案时间从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题本数量比奏折数量多，特别是清朝前期，奏折尚未出现，所以题本对全面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三部分档案的立项整理，使清史纂修工程有了最基础的史料保证。

朱批、录副、题本之外，又选择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军机处电报档”。“随手登记档”是军机处承办臣工奏折和皇帝谕旨的登记簿册。它不仅按时间顺序记录皇帝和大臣办理国家政务的详细过程与内容要点以及文书处理的结果，而且，它还是管理和运转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这三项清王朝最高政务活动原始记录的总目。特别是在现存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都不很完整，原有生成体系为后世整理所改变的情况下，随手登记档能够反映出上述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电报档则是清末出现的重要文书，内容涉猎广泛，可补朱批、录副、题本之不足。

地方档案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整理、发掘和利用，是新时期史学资料利用的一个新气象，地方档案对中央档案具有重要的互补互证功能。特别有些地方档案，保存在边远地区，整理基础差，从来没有公布利用过，也很难利用，如果这次不去整理利用，对清史工程来说将是很大遗憾。所以在档案项目立项过程中，首先考虑保证清史主体工程各部分利用档案内容的要求，同时侧重注意抢救保护地方珍贵档案，尤其是对那些档案内容价值高，地方经济相对落后，档案保管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尽量加大财力、物力的支持予以立项。

四川省南充县所存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是目前最完整系统的清代县级档案之一。该档案是近几年新发现的档案，共有 10万余件，史料价值很高。但由于该县地处西南贫困地区，档案保护整理无力完善，所以尚未向社会开放利用。清史工程开始前，曾有国外学者拟高价投资予以整理购买，被该县拒绝。编委会从 2004年起分三批将其全部纳入清史工程，整理、拍照、数字扫描。青海省档案馆存有数万件清代档案，由于资金不足，过去一直没有整理。我们调研后发现，该项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教士在中国西部活动的内容，并且几乎没有人利用过，史料价值很高。清史工程不仅

将其纳入整理项目，而且拟资助其编辑出版。

这次清史工程对地方档案立项，还注意了尽量多的整理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如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计划整理翻译清代西藏文字档案 1600件，翻译 100万字。这是目前为止西藏档案翻译最大的项目。其他如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存“清代阿拉善霍硕特旗蒙文档案”，辽宁省喀左县档案馆存“清代喀喇沁左翼旗蒙文档案”，都是蒙古文档案整理的重要项目。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整理项目，则是满文档案翻译。这些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都是此前没有翻译公布过的珍贵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都非常高。但由于地处边远，条件有限，一直都没有很好整理著录，更没有数字化，这次也都纳入了清史工程。对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如此大规模的整理，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次抢救与发掘。

第二，在项目成果要求上，以数字化图象提供专家网上利用为主，同时选择一部分编辑出版。

伴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高速发展，各式各样的学术性数据库应运而生，有学者指出：“数据库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而又快捷地查询文献资料的法宝，是网络时代进行学术研究应该熟练掌握的研究手段”。[①]这次清史工程档案利用的主要形式，不是传统的利用原档，而是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和手段，由各存档单位按照统一的国家标准，将立项档案进行整理、拍照或扫描，形成档案数字图象信息提供清史编纂委员会，供修史专家在中华文史网上查阅利用。清史立项的每件档案，都有 10个以上检索点，可以满足专家从多个角度、多条线索查找自己需要的内容。

在全部立项档案数字化的基础上，经过专家论证，又从中精选了 12项近 14万件档案进行编辑或翻译出版。按照戴逸先生的设想，清史工程结束新清史出版时，同时出版一批档案文献资料。目前除已经出版的 6种 111册档案外，已经列入出版计划的有 6种，约 200余册。拟列入出版计划的档案还有 7种约 100余册。

第三，在运作程序上，先易后难，先中央后地方。

由于清史主体工程立项基本是和档案立项同时启动，没有时间差。为尽力保证主体工程档案的使用，首要的是争取时间。所以立项项目的选择原则是，从有一定整理基础的档案开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专业人员集中，设施条件及档案整理基础都比地方好，且保存的都是清朝中央机构的档案，是纂修清史应该主要利用的档案，故档案的立项先从该馆开始。现在该馆立项的档案已经全部完成了整理和数字化，只有刑科题本 24万件和《清代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7000件将于近期结项，其余已经全部提交给了清史工程，目前中华文史网上上传的主要就是这部分档案。

二、目前专家利用档案状况和成效

1、目前档案利用状况

据了解，目前清史专家利用档案的途径有三：一是利用过去的档案出版物；二是根据承担课题到各地保存清代档案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包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近代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查阅利用；三是中华文史网上公布的档案。

清史工程立项整理后公布在中华文史网上的档案，为清史纂修专家查阅利用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文化工程都更为扎实和方便的基础和条件，不仅可以免去专家到档案馆查找利用档案来回奔波的劳苦和费用，同时节省了时间，最主要的是提高了查找速度，提高了查全率，使过去在档案馆需要手工查找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内容，在中华文史网上几小时、几天就可能全部查到了。所以，在中华文史网上利用档案的人数和利用档案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据统计，除图录和基础、辅助工程专家外，目前主体工程开通网上使用档案的项目共 24个，有：通纪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卷；传记太祖太宗朝、道光朝、咸丰朝、光宣朝、循吏孝义忠列传、妇女传；典志职官志、地理志、城市志、邦交志上、华侨志、漕运盐政钱法志钱法篇、财政金融志金融篇、厘金篇、朴学志、民族志满族篇、宗教志伊斯兰教篇；史表史事年表上、提督表、布政史表。给予利用权限的专家 200余人。仅从 2008年 1月至 2009年 5

月间，清史纂修人员网上阅览档案图象的就达 211544人次，平均每月 14000人次；目录阅览 90345人次，平均每月 5314人次；检索利用 36488人次，平均每月 2146人次。

2、档案利用的初步成效

目前虽然我们对所有专家利用档案情况掌握的还不全面，但据初步了解，档案利用的成效特别中华文史网上利用的成效已经逐步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史，二是勘误。

1）补史方面，主要有两点：

第一，档案为清史新增卷目提供了基本史事框架。在新清史 92卷中，除新增图录 12卷外，纪、志、传、表都比《清史稿》内容有很大变化，并增加了一些新卷目，档案为这些新增卷章提供了基本的史事框架和依据。

《灾赈志》是新清史增加的重要典志之一。清史工程伊始，编纂委员会就批准将《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立项，提供清史专家利用。该汇编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录副档、上谕档、宫中朱批档、内阁题本档等十几种档案中选辑的大型档案史料汇集，总数 4万多件，基本囊括了该馆所藏有关灾赈问题的档案，其规模远远超过此前学界有关清代灾害的各种资料汇编。在《灾赈志》项目组向国家清史编委会提交的约 900万字的《清代灾赈资料长编》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来自这批档案。该志的初稿主要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形成的。《灾赈志》项目主持人夏明方先生认为，这些档案对纂修《灾赈志》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清代灾害及其社会影响的基本情况。《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收入了从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各类灾害档案，信息完整，且连续性强。这些资料虽属督抚一级官员上奏朝廷的奏折，但其对灾情的汇报并不笼统，许多省份的成灾分数都是以村为单位来奏报的。与之相比，作为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的地方志，则显得过于零散和简略。而早先出版的清代洪涝档案史料丛编等，只是涉及水灾部分，并有过多删节。经与《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核对，该洪涝档案史料尚有诸多不确之处。

二是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探讨清代官赈的基本情况。有关清代官方为应对灾荒而实施赈济的资料，以往的来源主要有实录、文集、地方志和清代荒政书等。实录失之过简，且有遗漏；文集和方志数量过大，资料分散，难以集中搜检；荒政书则大多为针对某次赈灾活动的汇录，且数量终究有限。《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经整理后发现，乾隆以后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都可以从中找到官方的相关反应。档案中保存的大量办赈章程或条陈，甚至不见于其呈奏官员后来刊行的个人文集之中。其中更有多次赈济活动，留下了十分细致的数据资料，包括赈灾资金的来源、赈济发放的规模和数量等，极有助于对清代官赈的规模与成效展开定量分析。其“端方档”中有关宣统年间江淮水灾赈济的文献，则为探讨中国传统荒政在近代科学技术如电报、新式交通等冲击和影响下如何艰难转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三是有助于更为系统地分析清代仓储的基本情况。以往有关清代仓储的研究，依靠实录者，往往只能给出一个较为笼统的定性判断；依靠方志者，一个很大的缺憾在于其提供的数字缺乏时效性。《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收入的清代仓储资料迄今所见最为完整和丰富。尤其是常平仓（包括一部分社仓）的收买、储存、平粜，自雍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都有具体的数字记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仓储实际运行的轨迹。

又如《中外约章表》、《清帝世系表 皇子宗室封爵世表 皇女表》、《册封使表》等，分别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条约档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所存清代玉牒、清代礼科题本、军机处上谕档、外交档等档案补做和重做的。

第二，补充完善了有关内容。民国初年修《清史稿》时，限于当时的条件，没能充分地利用档案，有些史实内容不尽确凿完善。这次清史工程，在过去几十年档案编辑出版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专题立项整理编辑了近 200万件清代档案。这些档案绝大多数都是过去未刊档案，不仅数量更大，也更系统完整，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档案的数字化网络利用，更使许

多过去无法系统查找的档案查得比较全了，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典志组林乾先生对此深有感触，过去他一直想将清代有关讼师案件的档案查全，可因档案太多、太分散，很难实现。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在中华文史网上挂接后，他在短时间内就基本全部查到了，有上百个案件，涉及档案数百件，并且这些档案许多在《清代大案要案档案汇编》中没有选录。

清史工程立项整理的档案尤其对传记撰修帮助更大，这不仅是档案中包含了丰富的人物活动信息，大多数内容真实、详尽而又具体，而且档案的数字化十分便于将立传人的资料查准、查全。笔者曾对朱批奏折中有关人物的档案进行检索，发现绝大部分传主的奏折都能查到，其中最多的一人奏折有几千件。以《传记·雍正朝 乾隆朝》项目涉及人物为例：允祥 47件，允禄 98件，允礼 42件，允禧 3件，福彭 92件，锡保无，张廷玉 351件，鄂尔泰 404件，逊柱无，嵇曾筠无，白潢无，陈元龙 3件，朱轼 39件，徐元梦 10件，迈柱 88件，嵩祝无，田丛典 9件，讷亲 2件，赵国麟 115件，徐本 82件，陈世倌 49件，来保 74件，查郎阿 380件，尹泰 7件，蒋廷锡 10件，隆科多 10件，蔡世远 2件，励廷仪 18件，任兰枝 13件，杭奕禄无，王国栋 15件，法海 1件，魏廷珍 1件，范时绎 43件，莽鹄立无，张照 26件，甘汝来 15件，宪德 20件，沈近思 3件，拉锡 3件，傅鼐 22件，托时 51件，查嗣廷 10件，王兰生 27件，胡煦 5件，牛钮 1件，甘国璧 2件，黄叔琳 36件，完颜伟 218件，杨汝毂无，性桂 5件。雍乾交替时期，奏折制度还不十分完善，所涉及人物的奏折还不是最多的，而其后各朝，能查到的人物奏折基本都在几十件以上，这是撰写人物传的重要资料。

对各传记三四级项目组使用这批档案及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效，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先生介绍说："在利用清史工程开展以来整理并在内部公布（中华文史网）的未刊档案上，由于整理工作和主体工程启动基本同步，以及网上使用不够稳定，所以中前期的阶段性成果中利用不多，需要在统稿和审改工作中补课。即便如此，这批档案还是在传记修撰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比如不少传文利用谢恩折、到任折等建立传主的履历框架，显然比依据实录、旧传更为可靠；不少传文利用相关奏折与其他资料互证，记述传主的事迹言论更加准确、具体和丰满"。潘振平先生举例如下：

钱度传。钱度是乾隆朝一个有名的贪官，但他的生年旧传失载。乾隆朝录副奏折中有一份《奏呈审讯钱度婪赃一案各犯供单》，编号为 03-1299-003[②]，这份档案可以让我们推算出传主的生年，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传主对自己案情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传主仕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姻亲关系，信息既丰富又重要。

沈初传。沈初是乾隆朝晚期一个名气不大的官员，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地位重要，但事迹不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的传文，仅列其履历而已。乾隆朝录副奏折中有一批资料，其中《江南学政沈初奏报考试情形事》，档号 03-1179-044[③]，《江南学政沈初奏报考试情形事》，档号 03-1179-062[④]，从这两份档案中已经可见，传主主掌文衡，一丝不苟，且有成效，故能取得皇帝信任。

昭梿传。昭梿是嘉庆朝宗室亲贵，以所著《啸亭杂录》闻名后世。他在嘉庆二十一年缘事革爵，《清史稿》记述极其简略："坐凌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辞典《清代名人传略》记载较为详尽，但对传主为何如此发怒仍有疑问未解。嘉庆朝录副奏折仪亲王永璇等《奏为礼亲王昭梿在通售卖米票罚俸三年事》，档号 03-1524-033[⑤]；宗人府宗令绵课等《奏为审拟匿名揭帖讦告礼亲王昭梿一案事》，档号 03-2479-050[⑥]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可知昭梿获罪有两次，第一次是牵涉众多王公贵族的出售禄米案，第二次罪行《清实录》中也有不少记录，但比起档案要简略得多。

吴孝铭传。《清史稿》本传称其"充军机大臣"，"仍留直军机处"，既无日期，后一职务亦语焉不详。从嘉庆朝 03-1558-085[⑦]号和道光朝的录副奏折 03-2614-078[⑧]号中可知，传主嘉庆十九年任军机章京，道光十一年"在军机处额外行走"。

2）勘误方面，包括勘正时间讹误、史实讹误等等。

典志组、传记组、史表组的专家都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仅史表组已经核查的项目中就不胜枚举。如在订正时间讹误上，康熙四十七年川陕总督博霁之死的时间，各种文献都记载为九月乙亥，即 10月 5日，但满文档案却明确记载，早在几个月前，博霁的灵柩已运往京城。时间相差数月之多。

又如，在更正史实讹误上，近年来，研究者十分注重对“个人叙述史 ”的挖掘，但实际上，出于“为尊者讳、为圣者讳、为己讳 ”等，包括个人的、家族的记述，往往会有失客观或公正，甚至有的故意将史实隐讳下来。汪辉祖是乾嘉时期乃至清代第一名幕，他有几十年的“师爷 ”经历，后来又做县令，还有亲自撰写的 《病榻梦痕录 》，学术界对此也非常重视，邓云乡等名家据此写过深有影响的文章。但对其如何罢官，语焉不详，或闪烁其词。查阅档案，一切谜底都揭开。原来，他是以腿疾故意推辞查验尸伤，而他所以如此，是因为此一人命案事关重大，因此受到处分。

除一般校正外，还有的是依靠档案推翻了原有文献记载。比如包世臣被罢官，无论他的文集，还是相关“墓志铭 ”之类，都用了“以他事 ”，或“被人垢 ”字样，似乎他的罢官不是个人原因。而查阅档案，就一目了然，不但过程详尽无比，还有从大臣到皇帝对此的讨论。原来，他对当时统治者非常棘手、几乎遍布江南的“闹漕案 ”采取了“火上浇油 ”的措施，致使“闹漕者 ”有所借口，也有恃无恐，到京城告状。为此而清廷多次调查，包世臣为此罢官解职。

以上事例都充分说明，档案在此次纂修新清史中的证史、补史、校史作用，是其他任何资料无法代替的。戴逸先生在近期的清史编纂工作简报中再次中肯评价道：“此次修清史，档案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⑨

三、目前利用中的问题及原因

总的说，清史工程档案利用的初步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仅就目前在编纂委员会立项并在中华文史网上使用的档案数量，已经远比《清史稿 》纂修时利用的档案多了几十倍。编纂委员会和各个项目组专家已经逐步形成共识，认为“只有充分利用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才有可能在质量上胜过前人 ”。所以各主体项目组都把档案利用放在了重要位置。编委会要求每个主体项目上交的史料长编中使用档案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典志组在评估项目成果时，要求对重要档案一定利用，尤其是关系重大的带有“节点 ”的档案，必须利用。如在评估某项目成果时，档案也有利用，但关键的却有疏漏，致使该问题无法说得清楚，因此典志组在评估时没有通过该项目。传记组要求“所有参加清史传记修撰的学界同仁重视档案资料，并尽可能的全面检索 ”，“凡是能够做到的，都要使用档案来建立人物事迹的基本框架 ”。史表组要求各个表的审校“主要依据是档案 ”。

尽管如此，就目前来看，在档案利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各项目组利用档案数量多寡相差悬殊，利用成效极不平衡。且大多数项目使用的主要是过去积累的档案资料，清史工程新立项整理的档案利用较少，网上使用档案还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据了解，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既有档案数量和上传速度的原因，也有网络使用方法技术的原因，还有利用者本身和权限限制等原因。

1、立项档案数量满足不了专家查阅需求

清代遗留下来的档案浩如烟海，虽然清史工程中已经立项利用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却还有相当数量的档案来不及整理和立项，其中有中央级档案，也有地方档案。2003年清史工程启动伊始，档案组曾对全国所存清代档案情况做过大致调研，认为现存清代中央级档案 1000多万件中，除去比较残破的和清帝衣食住行等生活杂档此次可以不利用之外，涉及清朝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重要内容的档案约 550万件需要利用；在现存近 1000万件清代地方档案中，除大量内容雷同的契约文书、司法案件等外，约有 200多万件需要利用。但一是由于时间的原因，二是由于经费的原因，最终中央和地方两项共立项整理档案不足 200万件。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有的项目在网上查不到自己所直接需要的档案内容；有的则由于档案立项整理工作和主体工

程启动几乎同步，加上网上档案上传速度慢，满足不了需要，所以中前期阶段性成果中利用不多。

2、专家利用网络的积极性和效率不高

清史工程以来网络系统几经变更，允许网上使用档案的专家和档案检索方法也不断变化，加之对网络使用技术方法宣传指导不够，以及部分老专家不太会使用电脑等原因，影响专家利用的积极性。

3、因受阅读权限和阅读数量的限制，影响了档案利用

中华文史网上档案利用有适当的控制，这是安全管理的需要，也是档案所有部门对清史工程提出的要求。但是，现在规定每人每天阅读数量有限，特别随着网上档案传输量的增加，远不能满足多数专家的需要，如《邦交志》上卷主持人陈尚胜先生在其对使用数据库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中就提到："我们发现在阅读《起居注》等档案文献时，受阅读限制和下载限制太多，严重影响查阅并使用资料的进度"。

4、有的项目有了档案积累

据了解，有的专家对自己所承担项目涉及的档案，过去已经系统查阅过，早有了档案的积累，清史工程立项整理的档案，没超出自己已经掌握的内容，故没再从中华文史网上利用。如水利志、会党教门志等等。

5、思想上仍然不够重视

除上述客观原因之外，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的项目对档案的利用思想上仍然不够重视，还有的项目由于撰写时间紧迫，只顾赶工期而尚未顾及充分利用档案。

对以上问题，应该引起清史工程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一是要进一步加快网络上传档案的速度和数量，二是再适当放宽专家阅读权限和允许阅读数量，三是要进一步进行网络使用的宣传和技术方法的指导培训。

四、其他尚需利用的档案及利用途径

以上所述，主要是针对为清史工程立项整理的档案使用情况而言，但在大量未来得及立项的档案中，还有相当部分是这次修史应该查阅的内容。除已经出版的和地方档案不计外，仅需要利用的清朝中央各衙门档案就为数不少。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内阁吏科、礼科题本，外务部、民政部、巡警部、邮传部、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等清末各个新设机构档案，内务府的档案，端方档案等等。上述这些档案，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撰写清史应该利用的资料，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在清史工程立项，但该馆已经完成了整理和数字化，清史纂修专家可以到该馆去查阅利用电子档。

另外，清史工程已经立项尚未来得及网上挂接的档案，清史编委会档案组有完整的目录和胶片，且编委会专门为此配备了胶片阅读机，各组专家均可以去查阅，虽然阅读胶片比阅读电子档速度慢些，但对解决利用急需仍不失为一种办法。

综上所述，目前清史工程中档案的利用，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网络数据库的使用，不仅开创了国家文化工程利用档案的新形式，而且越来越引起专家的重视，虽然前期编纂成果利用的不是太多，但随着审稿工作的开始，档案证史、补史、校史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得到发挥。档案利用中的许多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

①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史学集刊》2003年 4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第 1299卷 003; 1179卷 044; 1179卷 062; 1524卷 033; 2479卷 050; 1558卷 085; 2614卷 078。

⑨《清史纂修工作简报》2009年 9月 9日第 8期 (总78期)。